

278005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卷〇〇五五
庸字

卷〇〇五五
庸字

卷〇〇五五
庸字

永樂大典



四

7216
005
7.4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

一東

庸 中庸十四

子路問強。

朱子章句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程子輯畧游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

強不息者惟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衛是集說莆陽林氏曰孔門學問皆各從長技以入聖人之道如曾子之問孝子游之問禮顏淵之問仁終身所問不過以其所長者此子路所以有問強之說也。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朱子章句與平聲抑語辭而文也。

寬柔以

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朱子章句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

也。朱子語類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稍輕。否曰然。憫思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個程子遺書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人。患乎懼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忿懣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沈附錄語錄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重錄趙順孫纂疏寬柔以教。至勝人為強。三山陳氏曰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君子之道也。陳氏曰此君子只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陳樂詳辭子路問強。子路好勇故問剛強。於孔子曰南方之強與孔子答言文之剛強其南方人之強歟。北方之強與其北方人之強歟。抑而強與。抑是古之所當強歟。三等強下文分別言之。寬柔以教寬容柔順以誨人之所不與不報無道。橫逆無道之來。直受而不報之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緩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此南方人之強也。君子居之君子長者之人。每以此自處。此君子是平平說。非大賢君子之君子。胡炳文通抑語辭而改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哲寥寥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樂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傲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強為問。

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通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不流是說成德。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與復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又是泛說焉。豫緝義發明引三山陳氏曰：南方之性既曰寬柔何強之有。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輯釋亦引之。史伯嘗管窺此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守其氣質不變似非經注之音。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黃裳演山集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主則子民之仁明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強者之道焉。君子之強而強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強能弱也。寬柔以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強柱金韋死而不厭所謂能強而不能弱能強則不流能弱則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資踐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宇谿陽先生集南方之強以柔勝剛北方之強以勇馭勇南方失之不及北方失之太過皆非中也。不流不倚者當不偏於南亦不偏於北。矯當如矯揉之矯過與不及者當矯之使歸於中也。魏公著句解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悍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所問者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與所問者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諾辭而汝也。抑問女之所當強與。寬柔以教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反不報。

無道。漢進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居之。此君子之道也。

粧金革。

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朱子章句杜庸也。三山陳氏曰。卧席曰杜。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朱子語類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遷轉。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窟風俗。如此最難變。如西北之強勁。正如此。時因論南方之強。而言此義。則程子輯畧程子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義理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理義勝之。陳櫟詳解杜金革杜庸。護於于受甲冑間。死而不厭。見死如歸。輕死而不厭。惡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故有果敢之力。勝人爲強。此北方人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好強有力者。每每以此自處。胡炳文通曰。南方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爲強。猶不失爲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爲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自有重輕。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能含忍者。亦不過舉風氣之大槩而言爾。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

功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也馬豫緝義此一
耶言過乎強者也或問方氏曰南方北方之強皆未及乎中下文不流不
倚不變蓋不變四事方是教子路義理之強是強之中史伯審管窺杜金
革章句杜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通引倪氏曰杜衣杜也金鐵也
革皮也聯鐵馬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袷然故曰杜韞釋亦引之以杜爲
席即請杜何趾之意也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杜爲袷固可通然金
革皆爲甲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杜席之說又與古人
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刪趙德鑒義杜席也蓋包內引云秦革
請何卿將杜註謂吏部應杜則席也杜兵中者以兵甲爲寢卧之具也趙
德鑒要杜金革疏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
鬪爭故以甲鎧爲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唯云南北而不及東西者鄭冲
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魏公著句解杜金革杜席也
金戈兵革中冑之屬死而不厭雖死而不厭侮北方之強也北方故君
威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而強者居之此強者之事也

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

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

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朱子章句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

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主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貌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語類如和便不流若是中便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以尤見硬健處義則當初說中立了又說而不倚思之柔弱底中立則必欲倚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人硬健處義則問中立而不倚曰只中立便是不倚了然中立却易得倚中立而不倚此其所以為強玉中立久而終不倚所以為強則也強哉矯贊歎之辭古注矯強貌人傑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下惠夷齊正是如此曰是又曰柳下惠和而不流處甚分曉但夷齊如何是他中立而不倚處文蔚曰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不從便却終身不食周粟此見得他中立不倚處曰如此却是倚做一邊去文蔚曰

他雖如此。又却不念舊惡。曰。亦不相似。文王善養老。他便盡歸乎來。又至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見他中立而不倚處。文蔚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注云云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爾國有道。不變塞焉。塞未達也。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也。注云云子語續錄強哉矯。矯強貌。非矯揉之矯。詞不如此。中立而不倚。凡或勇或辨。或聲色貨利。執著一邊。便是倚着。立到中間。久而不偏倚。非強者不能。米梅菴大全集答萬正淳。呂云。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夫中立不倚者。湛然在中。無所偏倚。而義理全具者也。剛而寡欲。恐不足以言之。引柳下惠之行。為和而不流。夫下惠固聖之和矣。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則與中庸所謂和而不流者。亦異矣。又引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為中立而不倚。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乃清者之德。豈可便謂之中立不倚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窮困在下者如此。然專以此事解釋中立不倚之義。則名義非所當矣。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以操行言。中立而不倚。以理義言也。

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所引獨立不懼者近之不倚是無所阿附之意
答潘謙之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和

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精則不患乎道之難
明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
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豈不流尚易而不倚為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無
怨難乎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無功夫矣祝洙
附錄當中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知皆是偏倚
處若中道而立無所偏倚若把捉不定又后畢竟又靠取一偏處此所以
要強矯工夫硬在中立無所倚也原諫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
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后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
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后須用如此自
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重錄強哉矯贊美之辭詩傳矯矯武貌總論
三章之旨問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贊言和而不
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林夔孫張栻南軒集強哉矯矯強貌詩曰矯
矯虎臣是也每句言之所以深歎美之辭雖煩而不殺也此說初讀之似
好已而思之恐不平穩疑聖人之辭氣不爾也然此句終難說呂楊諸公

之說雖亦費力。然於學者用工。却有益爾。蔡淵問君子和不流。朱子
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庸。不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
則失其所依而息矣。趙順孫纂疏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陳氏曰。四者之
強。乃中庸之道所當強者。此則所謂中庸。至能擇而守也。陳氏曰。凡此皆
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能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乃能擇而能守。所謂理義
之勇而非血氣之勇矣。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是指成德之
人。陳樂發明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此四者。君子之強。乃賢人君子之事。
中庸之道也。是汝所當強。應抑而強與一句。塞未達也。至不變乎生之所
守也。陳氏曰。國有迫運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當資不能法。國無
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乎生所守。是資踐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朱氏仲曰。
強勇也。中立易倚。不倚者勇也。和易流。不流者勇也。格勇貌。不變塞。至死
不變勇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不可能者。今能之。夫子以是告
子路。至進之以德義之勇也。夫子歲教之至矣。惜子路終不能盡變化其
氣質也。愚按。楊雄之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爲未然。今就氏又拈起言
之。陳樂詳解。故君子和不流。此下言君子之強。乃賢人君子之事。中庸
之道也。是汝之所當強也。應抑而強一句。故君子雖以和爲貴。然未嘗一

於和而無助。其和能有所守。而不至於流也。強哉矯。其強哉。真矯矯然。武毅也。矯。如矯矯虎臣之矯。以此語贊君子之強。下文三句皆說此。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不強者。豈能中立。久必偏倚。今能當中立。又能待守常。不偏倚。可謂強哉矯然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遇國有道時。雖達而進。用。然若固有之。不變其未達時之所守。可謂強哉矯然也。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遇國無道時。則安貧至死。不變平生之所守。可謂強哉矯然也。此四者。純乎義理之強。而非血氣之強。乃君子之大勇。所謂中庸不可能者。非自勝其人之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之也。胡炳文通仁壽李氏曰。凡人和而無節。或至於同流。而合污。惟強者為能和而不徇乎物。中者本無所倚。或至於力弱而易撓。惟強者為能獨立而不懼。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日之素。惟強者不變於此身之通塞。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安乎義命之常。惟強者終身不見是而無憾。此亦有弘毅之力。堅決之見。萬信天理。充盡已私。豈能守是四者而勿失。然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永康陳氏曰。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乎此。新安王氏曰。子路為人。初無中和氣象。故夫子以中和言之。通曰。第一章自天命率性說中和二字。說得大

此就人之氣質說中和二字。說得小。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分明有骨力。是之謂自強。通曰。南北以勝人爲強。其強也。固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爲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爲大。而非禮弗履。所以爲大者之壯也。倪士毅輯釋陳氏曰。和到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大軟而流蕩。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在無所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史伯璿管窺強哉矯章句。矯強貌。詩矯矯虎臣是也。饒氏謂此矯字當訓作矯揉之義。言強哉其爲矯揉也。若以矯爲強貌。則當曰矯哉強。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發明備載饒氏此說。而又自曰。愚按矯揉之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爲未然。今饒氏又拈起言之。輯釋亦引此二說。按此四句。是應抑而強與而言。雙峰謂聖人不應只說強。何也。且如章句說。則以強爲主。而矯爲贊其強之辭。如饒說。則以矯爲主。而強爲贊其矯之辭。二章雖若皆通。然于路則問強。非問矯也。雙峰但知反章句爲高。而不知求之經文以審其是。不足道矣。發明若以饒說爲非。則不當存存而不辨。正愚所謂口雖非之心。未嘗不是之者也。於此見發明信朱子。不如信饒氏之真情矣。或問所辨不可不改。何文

淵事文引證詩曰。矯矯虎臣。詩魯頌思樂之篇。此歎於泮宮。而特頌之辭也。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叔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矯矯武貳。職所格者之左耳也。呂喬年麗澤論說君子和不而流。中立而不倚。和與物同。何疑於流。中立無所依。又何疑於倚。中立者四邊虛。剛立不住。易得求倚。惟強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字豁陽先主集塞字。文公以未達之所守言之。若更以淵塞充塞求之。尤善。至死不變。元只是此實理。所以更不必言塞。矯字詩訓強貌。若以矯正釋亦通。矯其偏以適於中也。李好文經訓要義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言不變未達之所守。蓋不以富貴利達變其守也。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言不變平主之所守。蓋不以死生貧賤改其平日之操。魏公著句解故君子和不而不流。君子以下。謂汝之所當強者。雖和而不至於流。強哉矯。矯強貌。中立而不倚。中立而無所倚着。強哉矯。同上。國有道。國家有道之時。不變塞焉。塞未達也。言不變未達之所守也。強哉矯。同上。國無道。國家無道之時。至死不變。不變平主之所守也。強哉矯。此四者。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也。程子輯畧呂曰。此章言強之中也。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

中國所以言南方也。南方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為君子。北方則過於強。尚力用強。故止於強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強也。柔而立。寬而栗。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塞未達也。君子至不達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者也。楊曰。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可謂強矣。而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後謂之大丈夫。故君子之強。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為至衛湜集說。子路問強。至強哉。矯建安存。氏曰。中庸之道。達次顛沛之不可達。唯自強不息者。惟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顛沛。所謂強者。非取其勝物也。自勝而已。故以南方之強為君子強也。者。道之所以成終始也。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蓋其為中。雖不同。而其貴不已一也。延平楊氏曰。天地之仁氣盛於東南。義氣盛於西北。故南北方之強。氣俗如此。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以自勝為強也。故君子居之。任金革死而不厭。以勝物為強也。子路之強。若是。故曰而強者居之。而汝也。與暴虎憑河死而無悔同意。夫君子以自勝為強。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

所以自勝其私以趨中也。矯與矯枉之矯同。亦因之以進于路也。河東侯氏曰：前言中庸不可能也。恐學者中道而廢。故引于路問強以勉之。明君子自強不息。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不可能哉。強有二說。強悍勇敢與勝己之私。皆謂之強。故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克己復禮。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柱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尚勇。無人行行如也。子路之強似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矯如矯木之矯。矯曲以從直也。君子之矯。矯過與不及。從乎中而已。故國有道則所守不變。所行不塞。國無道則至死不變焉。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豈非強哉。矯乎學者。若知自強之道。何中庸之不可能哉。嚴陵方氏曰：子路能勇而不能怯。近於北方之強。故孔子因其問而言之。於北方之下。亦退之之意也。抑者逆料之詞。與孟子抑王同義。陽為德陰為力。南方之強以德而已。北方之強以力而已。居猶居仁之居。居其道不必居其地也。強於德固君子之所居。要之中庸之道亦未免有弊。何則。德之所尚者柔。力之所尚者剛。柔則失之懦。剛則失之暴。故君子必矯其弊以歸乎中庸之道焉。若矯高而便下。矯枉而使直也。夫和故無剛之失。不流固無柔之失。故曰君

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則處乎剛柔之間。不倚則不偏於柔。不偏於剛。故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強於矯弊。則中庸之道充塞乎中。故國有道。雖富且貴而富貴不能淫。是道也。國無道。雖貧且賤而貧賤不能移。是道也。至死言終身由之也。上言塞下言死。互相備爾。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所謂社金革死而不厭者。知其可以死而不知其可以無死者也。和而不流。依於仁也。中立而不倚。據於德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雖死不變。志於道也。山陰陸氏曰。和而不流。柳下惠是與。中立不倚。伯夷是與。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伊尹是與。三聖人者。皆有矯焉。故曰強哉矯。若孔子集大成者也。無矯也。無弊也。廣安將氏曰。強者強力也。猶言堅強而不可變也。喜怒哀樂者。氣也。治氣者。心也。治心者。強也。孟子之不動心。本之以勇。孔子論治心。以爲中庸待之以強。孟子之說。蓋出於此前。所言南北之強。君子有取於南而不取於北。後所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以下。主中國之強而言。中國之性中和而重厚。君子因其性以道之。夫氣偏則不中。氣偏則不和。氣偏則傾。傾則易動。今中國之人。其稟氣不偏。不偏則中。不偏則和。不偏則厚重。聖人因其中而道之。以中庸之中。使其中立而不倚。因其和而道之。以中和之和。使

之和而不流因其厚重而道之以守道不變之厚重所謂不變塞也塞猶實也詩曰秉心塞淵言其秉心深實也秉心實則心有所主矣夫以中國之強不剛不柔中和厚重而道之以君子之道於是乎不逐物而流不依物而倚不為險易而變至中正至精至純所守如此所立如此此其為強所以為壯大也易言剛健中正純粹精其意同此范陽張氏曰南方北方與夫子路之強皆血氣也非中庸也然社金革死而不厭謂之血氣之強可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君子居之是亦足矣乃謂血氣之強何哉蓋強當從戒謹不惰恐懼不聞中來則此強為中庸之強若乃山川風氣使之如此而中無所得豈非血氣乎子路天資好勇其鼓琴流入北鄙其言志則曰軍旅此北方之強故曰而強者居之然則何以為中庸之強曰和而不流此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故其強矯然不撓中立不倚此喜怒哀樂未發時也故其強亦矯然不撓故其見於用有道之世不變於厄塞之節無道之世脅之以死亦不變其節其強皆矯然不撓夫不變者不流不倚之強也矯之為言剛毅之貌非矯揉之矯也子路聞之得不悼其平時之無益而潛養之不可已乎永康陳氏曰子路問強夫子開端以啓強之因強以明理所以變動于路之強也南方之強孟施舍以之北方之強北